

少年精品书库

特价版

文学欣赏篇

# 小马倌 和大皮 靴叔叔

颜一烟 著



# 小马倌和“大皮靴”叔叔

颜 一 烟 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我们的小马倌，姓江，生长在东北农村，是雇农的儿子。他祖祖辈辈受大地主的残酷剥削，真是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垅，三天两头揭不开锅……这都不说。到了他爸爸妈妈那一辈，地主的剥削更残酷了，都说，扛活儿的“吃的是猪狗饭，受的是牛马苦”，其实呀，地主家的猪狗比扛活儿的吃的好得多，地主家的牛马比扛活儿的享福得多啊！猪狗还能吃得着粮食，牛马病了，地主还着急地请兽医来给治；可是，扛活的呢？一年到头，吃糠咽菜，累病了甭说地主给治，跟他支几个工钱自己去买点药都不行呀！

可是，就是这样的苦日子，也过不长！

日本鬼子到村里来抓“劳工”。地主、狗腿子、汉奸们一核计，就把江大爷送去当“劳工”了。

江大娘哭着叫着，死拉住不放，一个日本鬼子骂了声“八格牙路！”一脚就把江大娘踢出去老远。

地主哈哈地笑着向那些哭哭啼啼的家属们说：“哭什么呀？上鹤立岗背煤，给你们挣金子回来，那还不好呀！”

鬼子汉奸们连打带骂，赶着那些“劳工”们出发了。

我们的小马倌，那时候才只有八岁，他也哭着喊着不叫鬼

子把爸爸拉走。可是，他的哭叫，又顶什么用呢？……他一直跟着爸爸出了村。

爸爸说：“好孩子！别哭！鬼子是兔子的尾巴，长不了！回去好好照顾妈妈吧！告诉她别难受！有报仇雪恨的那一天！”

直看着鬼子们押着爸爸走得没影了，他才回到村子里来。可是，一走进自己的小马架，他就怔住了！

在又低又暗的小马架里，妈妈躺在炕上，刘大婶坐在旁边，低着头直擦眼泪。

他一下子就扑了过去，趴到妈妈身上，急叫着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”

大婶说：“妈妈叫鬼子给踢坏了！”

“妈妈！妈妈！……”

妈妈慢慢睁开了眼睛，拉住了他的手，看着他，半天，半天，挣扎着说出来一句话：“好孩子！报仇！……”眼睛闭上了，从此再也没有睁开。

眼泪一滴滴地落在了妈妈的身上，他想着爸爸，想着妈妈，嘴里翻来复去地说着这两个字：“报仇！报仇！报仇！……”

.....

为了小马倌的名字，以前这两位老人商量过不只一回了，爸爸说：“一定给孩子起个大富大贵的学名，穷死累死也得供孩子念书，将来得个一官半职，也给老江家改换改换门庭啊！”妈妈说：“得起个大吉大庆的学名，不求中状元作大官光宗耀祖，但求吃口舒心饭，不讨这下眼食啊！”可是，爸爸妈妈还没

来得及把这个“学名”商量好啊！就……

我们的小马倌，就是这样，连个“学名”都没有，村子里，大人小孩都管他叫“小江”。

比豺狼还狠的地主，连八岁的孩子也不放过，还要在小江的身上榨油哩！



地主把小江叫了去，拿着厚厚的一本帐簿，指着一个地方向小江说：“这是你爸爸欠我的钱！——父债子还，拿来吧！”

小江不认识字，可是，他光知道地主欠爸爸的工钱，多会也没听爸爸说过欠地主的钱呀！就摇摇头说：“我没钱！”

地主说，“那你就以身抵债，到我家当长工来吧！”

八岁的小江，刚识数，刚能数过来猪的数目，赶出多少头猪，能如数赶回来，就当上了“猪倌”——给地主家放猪去了；刚能记路，钻进了那九道岭十道弯的山林里刚能对付着回来，又当上了“羊倌”——爬山越岭地给地主家放羊去了；他长得刚高过地主家那匹大洋马的肚子，就又当上了“马倌”——满山遍野地跑着给地主家放马去了！

长白山上的雪，长年也没有个化；小江那件丝挂丝、缕挂缕的衣裳，长年也没有离过他的身；他那个小肚子呀，长年也

没有吃过一顿饱饭！

有时候，村子里好心的大爷大娘们，也想帮帮他的忙，给他点什么。可是，那时候，村子里的好心人也都是穷人呀！自己一家人都吃不上穿不上哩，哪儿还给得了别人什么呢？我们的小江——这个没爹没妈的八岁小娃娃，能够活下去，主要就是靠“山”。

能咬得动的，生着吃，能煮得烂的，煮熟了吃——山里能吃的东西，小江差不多都尝遍了。什么好吃，什么不好吃，什么季节能有什么吃的，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。

不但吃树上长的，地里结的，他还能吃山上跑的哩！

他能拿木棒子打野兔，拿马尾儿套山鸡，他能从洞里掏黄皮子的小崽儿，到后来，他还学会了拿烟熏刺儿猪哩！

吃活物可比吃死物难多了，小江这些个本事，学得可是真不易啊！

有一天，小江又在山上放羊，羊满山跑着找草吃，他也满山跑着找野物吃。跑着、找着，又迁见狼了。在山里迁见狼，可不是一回了，每回他都是大声吼着，敲打着，有进山打猎的、采药的，或是别的羊倌听见了，也都赶过来邦着一块喊，人多势众，狼也就吓跑了。可是，这一天，小江喊了半天，除了山上的回音，没一个应声的，这会儿山里再没别人了。

狼追上了一只羊，下咀就咬。小江一看，自己心爱的羊要叫狼吃了，急的什么也不顾了，举着根大木棍子追过去就打，狼叼着羊脖子拖着就跑，小江紧紧地追，从狼咀里往外抢羊，狼狠狠地向小江扑去，小江连忙窜开，可是已经叫狼那一爪



子，把他的破衣裳连肉给撕下了一大块，鲜血直往外流。他也顾不了这些，这时候真是连命都豁出去了，怎么也不能叫狼把羊吃了啊！他知道狼最怕打腿，就使出全身的力气，狠狠地给它来了个扫脚棍。那只狼嗷嗷叫着，吊着一条腿，三只脚一窜一蹦地跑了。

小江赶紧抱起了那只羊，一看，伤得不算厉害，就是脖子上叫狼咬了几个小窟窿，他从被狼咬破了的袖子上撕下了一条布，给它果了果，然后抱着它坐在地上，看着跑远了的狼的后影，跟羊说：“咱要是有把刀，或是有支枪，该有多好啊！那咱俩就都受不了伤，还一定能把它打死！——狼可比兔子大多了，一只狼的肉，能吃好几天哩！你说对不对？”

他可真累坏了！多么想在这块地方饱饱的吃一顿，香香的睡一觉啊！可是，天快黑了，他得快点把羊赶回去了。他怕那只伤羊再累坏了，就抱着它走；可是自己胳膊也受了伤，实在抱不动，就又放下来，背着它……

好容易，好容易，一只不少，把羊都赶回来了。

黑心的地主，一见有只羊受了伤，立刻就急了眼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把小江吊起来就是一顿毒打，直打到都快断气儿了，别的长工给说着情，才算把他给放下来，还怒冲冲地说：“再罚一年工钱，赔羊！”

小江躺在马棚里，越想越憋气，咬牙切齿地骂了一阵：“他妈拉巴子的！你这黑心的地主，比狼还狠！……我为了你的羊跟狼拚命，狼没咬死我，你倒差点把我给打死！你这没良心的王八羔子！老子干嘛给你卖命！”骂了一阵之后，他想站起来就走，谁想，打得太厉害了，他连站都站不起来了！

还是穷人帮穷人，别的长工们，这个抽空给他送点水，那个偷偷给他送口饭，他跟一个长工大叔说：“我宁可在山里跟狼打一辈子交道，再也不在这儿受他妈拉巴子地主的气了！”这个长工大叔当他是说气话，没在意。谁知，他的伤才好了一点，刚能站起来走动，就真跑了！

## 二

有一天，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大队，打完了鬼子，满载着胜利品进山了。

这山，好象自从下雪以来从没有人走过。地上厚厚地铺着一层白毯子，有的地方叫山林里的野兽，象绣花似地在这白毯子上给绣上了各式各样的花朵。

山道越走越窄，队伍成单行，顺序前进着。前头的给踩了道，后头的踩着前头的脚趄子走，紧后头的同志们，就拿些个树枝树叶子的什么的，把所有的脚趄子都给消灭了。

大队走进了深山密林。

忽然，前头踩道的同志发现：雪上的脚趄子特别乱了，仔细检查了一下，又发现：在一些普通鸟兽的脚印里，还夹杂着一种特别的脚印。是猴子的吗？普通猴子的没这么大，样子也不完全象；说是人的吧？可又不大，也就五六寸长，样子倒是有点儿象人的脚印。可是有什么人能够光着脚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到处跑呢？而且还这么小？——照这脚印的尺寸看，要真是人的，那这人顶多也就是十岁左右！十岁的孩子能一个人在这样的深山密林里跑？难道说是什么怪物的？——同志们一路猜测着，好奇地顺着这奇怪的脚印往前走。

走着走着，到了一棵大松树底下，那奇怪的脚印忽然断了。在队伍的前头走着的一个大个子，是第五班的班长，他看那脚印在树底下断了，就抬头往树上看了看——这是棵老松树，足有两围粗，针似的绿叶子，一层一层密密实实地把天都遮严了，看着那上头黑胡胡的有个东西，可看不清是什么。——正观察着哩，忽然，大雪花象倒了个面口袋似地，蒙头盖脸地洒了下来，把他的眼睛都给迷住了。他赶忙往下扑拉脸上的雪，再抬头一看，只见忽地一下子，象猴子似一个东西，

从这棵树窜到另一棵树上去了。

同志们都以为是个猿猴类的野兽，就说打下来瞧瞧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。

大个子班长举起枪来就朝那棵树上瞄准。可是，瞄准了刚要扳枪机，忽地飞来了一个石头子儿，不歪不偏，正正打在他的手腕子上。大个子班长疼的“哎呦”了一声，手里那杆枪，差点儿掉在地上。他气得骂了一声，又举起枪来，刚要再瞄准，只见噉楞一下子，那个象猴子似的东西，又窜到另一棵树上去了。大个子端着枪又要朝那棵树上瞄准，猛然觉得头上又有个什么东西飞来，赶忙一低头，他的军帽就叫一块小石头给打下去了。

“好枪法啊！——别伤着他！”指导员一边夸奖着，一边就急忙拦住了大个子班长，然后又向几个同志悄悄说了几句什么。

一霎时，蹭、蹭、蹭、蹭，转圈儿的几棵树上全都上去了人，正正地把小东西待的那棵树，给围在了正当间儿。

指导员站在底下朝树上高声喊：“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军，我们是专打日本鬼子，不打好人的！你要是个好人，就赶快下来吧！”等了一会儿，上边那个东西，不出声也不动。他又喊：“你要是人，就答应一声呀！别害怕！我们决不伤害你呀！”又等了半天，上头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指导员朝大个子班长努努咀，大个子班长把大枪往身上一背，蹭蹭就往当间儿的那棵树上爬。

上头那个小东西，一看有人上了树，就又要往旁边的树上

窜，可是周围树上全有人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拚命朝上爬，爬的那个快呀，真可以说是象猴子那么灵，可是，没有猴子那么轻呀，上头的树枝子禁不住了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一个大树枝子劈下来了，那个小东西想窜开已经来不及了，骑着那个树枝子，悠悠晃晃地掉下来。树底下的同志们一看，赶忙奔过去抱住了他……。

原来，这个小东西，不是猴子，更不是什么怪物，却是小江。

小江自从地主家跑出来之后，就一直在大山林里象个猴子那样地生活着。渴了吃几把雪，饿了找点野食，迁见了野兽，打得过的，就弄死吃了它；打不过的就跑——就这么着，小江被逼着练会了一身本事：翻山越岭如走平地，几丈高的大树，玩儿似的就能窜上去；这回，是心慌了，没注意那树枝子粗细，能不能经得住他，这才掉下来，叫人家给逮住了！

同志们一看，原来是个小孩儿，看样子顶多十岁出头，又瘦又小，身上横七竖八地缠了一些杂样的兽皮，怀里揣满了石子，脸上乌漆麻黑的，就是两只大眼睛闪着锃明锃亮的光辉。大家都挺奇怪：这么个小的孩子，怎么一个人在这样的大山林里跑？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呢？……

同志们端详着小江，小江可也正端详着这支队伍哩！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心里暗暗琢磨着：“这可是些什么人呢？说是当兵的吧，可又有不少穿着老百姓衣裳的；说是老百姓呢？可又都拿着枪——拿枪的还不是兵？对，拿枪的就是兵，那么，是什么兵呢？当然不是鬼子兵，可也不象走狗汉奸队，要

是走狗汉奸队，早就打上人了！——管他什么队，反正当兵吃粮的没好人，得提防着点儿……”

他心里正琢磨着哩，忽然，一个人走到他跟前，拉着他的手，挺和气地问他：“小弟弟！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怎么一个人在这大山野林里啊？”

小江一看这个说话的人，有三十多岁，个子挺魁梧，浓眉大眼，没说话先笑；穿一身旧军装，上头补着好几块颜色不一样的补丁；脚上穿一双大皮靴，特别招眼，靴统长到他的膝盖盖，上头贼光贼亮的，底下可胡着一层泥，鞋后跟上还钉着锃亮的一个洋铁箍，小江知道：那是为了踢马的——这是鬼子官穿的大皮靴啊！看着、看着，他仿佛看见了：这双大皮靴铿锵铿锵地在雪地上踩着，连踢带打把爸爸押走了！……这双大皮靴狠狠地踢在了妈妈的肚子上……妈妈拉着他的手看着他，半天半天挣扎着说出来一句话：“好孩子！报仇！……”

“报仇！报仇！……”小江狠狠地自己在心里说了这么一句，转身就走。

他觉着后头象是有一个人紧紧追丁来，就赶忙加快了脚步拚命跑，跑到一棵大树底下，他刚要往上窜，谁想后头那个人一把就把他拉住了，一边还听他说了句，“小弟弟！别跑啊！”

他一看，嘿！正是穿着日本鬼子官儿的大皮靴的那个人，他还披着一件鬼子的黄大衣哩！——看那样子，准也是个官儿，他瞪了他一眼，甩手就想走。可是没甩开，那人劲儿真不小，拉的他可紧哪！

那个穿大皮靴的官儿紧紧地拉着他，还是那么眯眯笑着，问他：“我说话你不懂吗？小弟弟？”

小江一看，那个人虽然穿着鬼子的大皮靴，可是一点儿也不象日本鬼子那么凶，说话挺和气，一口一声“小弟弟”，——长这么大也没人这么叫过他呀！他就站住了，翻着大眼睛看着他，一句话可也不说。

穿大皮靴的官儿见他不言声，就又解释说：“小弟弟！你放心吧！我们决不伤害你呀！刚才，大个子班长不知道在树上的是个什么，所以就要拿枪打，要知道是个孩子，他也不能动枪啊！——你刚才没听见我喊，‘别伤着他’吗？”

小江定睛一看，好象真是夸奖他“好枪法”，又叫“别伤着他”的那个人，可是，他又为什么穿着日本鬼子的大皮靴呢？……

那个穿大皮靴的官儿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就拉住他的手，笑着说：“别害怕！小弟弟！我看得出来，你一定是穷人家的孩子，是个受苦人啊，对不对？——告诉我呀！你怎么不说话呢？”

“他是个哑巴！”后边谁赶过来说了这么一句话。

小江一听，就冲冲地顶了他一句，“你才是哑巴哩！”回头一看，原来就是要拿枪打他的那个大个子。

大个子故意丁问他，“既然不是哑巴，那就说说吧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家在哪儿？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大山里跑？”

小江歪着个脑袋，翻着大眼睛瞪着他，咀闭得比缝起来的还紧。

穿大皮靴的官儿见他不说话，也不勉强，就把旁边一根倒木上的雪扑拉扑拉，按着他坐下，然后从背兜里拿出来一块干粮，递到了他的手里，一边说：“你一定饿了吧？我们也没什么好吃的，这是我们在屯子里跟老乡买的，不多，快吃了吧！”

小江手里托着那块干粮，眼睛却看着那个穿大皮靴的官儿，心里想：“真奇怪！这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呢？这伙子当兵的，不但不打人不骂人，怎么还给我吃的呢？……”

穿大皮靴的官儿见他拿着干粮直发怔，就催他说：“吃啊！快吃啊！我知道你早饿了——快吃吧！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！”

小江的肚子咕噜咕噜直叫，他就想：“对！有什么事儿，吃完了再说！”连看都不看，往咀里一塞，大口大口地嚼了起来，那么大一块东西，三口两口就吃完了。真香真甜啊，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啊！——这才想起来，怎么没瞧瞧吃的是啥呀！

穿大皮靴的官儿一看他大口大口吃的那么香，就猜着这孩子准是在大山里待了不少日子，多少天没正经吃过东西，一定饿坏了，就又拿出来一个给了他，又从身上摘下了军用水壶，一边递给他一边说：“喝口水，慢慢吃，别噎着！”

小江接过水壶，咕咚咕咚喝了一气水，就赶快瞧瞧手里这第二块干粮，原来是红高粱面作的窝窝，这是正经粮食啊，真的，他有多少天，不，多少年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了呀！

穿大皮靴的官儿笑眯眯地看着他，亲切地问他：“小弟弟：你叫什么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大山林里？你的家在哪儿？你

的爸爸妈妈呢？”

小江举着那个窝窝送到咀边刚要咬，一听这些话，就怔住了，张着咀，举着手，一动也不动，两只大眼睛直直地看着他——大皮靴官儿看出来，在那眼睛里，燃烧着一股多么强烈的仇恨的火焰！他心里明白了一半：这一定是个没父没母的孤儿啊！他坐在他的身旁，紧紧搂着他的肩膀，非常亲切慈祥地说：“吃吧！吃吧！吃完了就跟上我们走吧！”

小江一听，惊奇地翻着大眼睛看着他，心里反问着：“跟你们走？”

大皮靴叔叔看着他的眼睛，就象听见了他的话似地点点头说：“这就是你的家，走吧！”

队伍集合，要出发了。

穿大皮靴的官儿领着小江走到队伍前头，跟大队长和同志们说：“又参加了一个新战士，同志们快欢迎吧！”

大队长说：“好啊！小鬼！你有这一身好本事，要是能在咱们队伍里好好学习学习，一定能锻炼成一个英勇的抗日英雄啊！”

小江一听这个大队长叫他“小鬼”，可不乐意啦，心里说：我明明是个人嘛，凭什么叫我鬼？可是没言声。

同志们有的给他鼓掌，有的立刻从自己身上脱下军装来给他穿上，有的摘下干粮袋给他背上，有的送他个背兜，有的送他个水壶，……喝，这一打扮，小江立刻变了样儿，完全是个威威武武的抗日战士哩！他自己看看，也觉着比起原来那丝

挂丝、缕挂缕、人不人、兽不兽的样儿，倒是强多了。

可是他心里又犯上嘀咕了：“这些个当兵的可真是有点怪啊，别的当兵的都是抢人家的东西，他们怎么倒白给人家东西呢？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兵啊？别信这套，这准是有什么道道儿，可得小心着点儿！现在落在了他们手里，他们人多势众，又都拿着枪，不好跑，……哼！走着瞧吧，反正怎么也有个松点儿劲的时候！”

队伍露营了，穿大皮靴的官儿亲自把一块地上的雪给扫干净了，砍了好些树枝子，给铺好了“床”，就叫小江躺在上头睡，小江疑疑惑惑地看着他，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。穿大皮靴的官儿笑着说：“怎么？还不想睡呀？这一天还不累啊？快睡吧！”说着，就按着他躺在“床”上，然后又在他身上给盖上了一件缴获的日本鬼子的军用大衣。

小江躺在“床”上，心里还是嘀嘀咕咕的不想睡，可是，这个“床”多么舒服呀！他真好象从来也没睡过这么舒服的“床”似的，躺在上头，觉着又绵软、又暖和，心里虽然还想着不睡，可是，不知怎么的，腿一伸就睡着了。

睡得这个香、这个美呀！

.....

怎么着？这不是睡在自己家的热炕头上吗？是！真是自己家的热炕，这不还枕着妈妈的胳膊哩，跟妈妈伙盖着一条大麻袋，脑袋使劲往妈妈的怀里钻，睡得这个香、这个美呀！

忽然，门一下子叫什么东西给砸开了，几个走狗汉奸队乱



小江立刻变了样儿，完全是个威威武武的抗日战士哩！